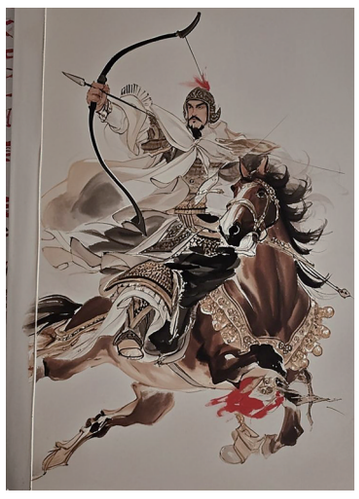
武韵沧州
寻脉武术文化 擦亮武乡名片

扫码看视频

侠义沧州

五百年风云激荡 有多少侠骨豪情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

▲沧州是一座有尚武精神的城市，习武者遍布城市各处。

◀明代抗倭名将刘焘是一位武术家，他一生驰骋沙场，保家卫国，诠释了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的侠义精神。

王正谊

霍元甲

自古以来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“武术之乡”沧州尤其如此。

沧州人尚武，更崇侠。从明代铁马金戈的抗倭战场，到清末抵御外侮的不息烽烟，从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刀光剑影，到解放战争浴火重生的呐喊厮杀，沧州武者侠肝义胆，蜚声中外，“侠义”两字早已融入血脉之中。“尚义任侠，忠勇诚信”不仅是沧州武术的文化硬核，更是沧州人的精神气质。它化为风，化为雨，滋润着这片土地，让这座城更为豪迈，也更为迷人。

抗倭烽烟起 骑射镇边疆

明代，沧州运河畔走出了一位以文韬武略闻名于世的抗倭英雄——刘焘。

1537年，25岁的刘焘考中进士，从此登上政治舞台。他虽以文科入仕，却一生戎马，奔波于辽东、西北和南疆，扛起了明代世宗、穆宗、神宗三朝的守边重担，成为明代抗倭御虏的中流砥柱，也树起了沧州侠义精神的丰碑。

从兵部职方主事到蓟辽总督，刘焘的仕途与大明边疆安危紧密相连。他的军事论述不仅蕴含《孙子兵法》的精髓，还饱含儒家的济世情怀。晚清重臣张之万曾评论刘焘：文才可比李梦阳，武略不输王守仁，忠贞坚毅可与力守边关的孙承宗相提并论。

“他首先是军事家、民族英雄，其次是文学家，最后才是武术家。”我市武术文化学者邢景会告诉记者，刘焘的特殊性在于，他自幼习武，尤其精通骑射。他带兵征战后，十分推崇弓矢在战争中的应用。他有一支200多人的家兵，个个射技精良，在抗倭御虏的战场上多次出奇制胜。戚继光、俞大猷等名将都曾在他麾下淬炼成长。“刘焘对弓矢在战争中的应用，有独到的论述，这是他克敌制胜的关键，也是一般武术家难以望其项背的。他是沧州武林的骄傲和标志性人物。”邢景会说。

如今，沧州名人植物园内，刘焘的雕像神威凛凛。他让沧州武术从江湖之远走到庙堂之高，曾经的草莽英雄也可以驰骋沙场、保家卫国。他是明代的“朝廷锁钥”（明神宗语），更是沧州大地上涌现出来的杰出武者代表。五百年沧桑过尽，运河涛声依旧传颂着这位民族英雄的侠骨丹心。

“追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，几乎无岁不征伐、代不乏忠骨。每逢家国危亡、河山板荡，历代沧州武者，无论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无论皇家将帅兵勇，还是民间义士武侠，都忠肝义胆，向死求生，在厮杀博弈、刀光剑影中谱写出一曲曲强种御侮、波澜壮阔的英雄壮歌。”我市武术文化学者刘永福说。

大刀英雄气 肝胆照昆仑

历史的车轮从大明驶到了清末。一柄大刀在手，“京师名侠”王正谊向我们走来。

王正谊，字子斌，人送绰号“大刀王五”。“大刀者，非以刀名，人以此尊之耳。”绰号背后，满含江湖人士对他的敬意。

王正谊其实是运河畔沧州的一个普通少年。他的师父是素有“双刀”之称的沧州武术名师李凤岗。李凤岗的叔父李冠铭身怀绝技，在沧州南门外开有成兴镖局。24岁时，王正谊走上押镖之路。后来，他来到北京，先做镖师，后开源顺镖局，沧州的雄劲侠风也随之吹到了北京。

1880年，在京的15岁少年谭嗣同拜王正谊为师，学习单刀和七星剑，但不以师徒相称。

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。此时，王正谊心中所念，已不只是他的“镖”了。1895年，他在北京开办“文武义学”，免费招收有志青年，延聘著名学者讲授新学，他自己则教授武功。

1896年，谭嗣同从外地回到北京。得知王正谊办了义学后，谭嗣同非常高兴，欣然应允到此讲授新学，同时向王正谊继续学习剑术。

1898年，戊戌变法开始了。王正谊常随谭嗣同左右，并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变法。他说：“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，也是王五所愿，能与复生（谭嗣同）同道同志，乃王五之福！”

变法失败后，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喋血菜市口。闻讯赶来的王正谊在刑场伏尸大哭。

后来有人记录当时的情景：“戊戌时，谭嗣同之受刑也，人无敢问者。侠客伏尸大哭，涤其血敛之。道路目者，皆曰：‘此参政（以职衔指称谭嗣同）剑师王五公也。’”

两年后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。王正谊奋身与敌人搏斗，手刃数敌，最终身中数弹。被捕后，他坚贞不屈，英勇就义。

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这是谭嗣同被捕后题写在囚室墙壁上的诗句。按照梁启超的解释，“所谓‘两昆仑’，其一指南海（康有为），其一乃王五也。”

100多年过去了，说起王正谊的故事，很多人仍耳熟能详。与故事一起流传下来的，是他的那股义勇之气、侠义之风。

“我等武林人物所看重者，侠、义、勇！君危不扶，国困不救，何其为人？”这是王正谊面对国难的铮铮之言，更是沧州武者侠义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创办精武会 挫敌扬国威

王正谊被害后，为他冒死收尸的，是同为沧州老乡的大侠霍元甲。

霍元甲出生在一个世代习武的镖师家庭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父亲本不想让他习武，他却偷艺苦练，武功远在兄弟们之上。后来，父亲才悉心教他武艺。他以武会友，融会贯通，将家传的秘宗拳发扬光大。

霍元甲后来在天津、上海接连打败英、俄大力士以及日本的柔道高手，在武术界名声大振。当时还是清朝末年，外国人讥讽中国人是“东亚病夫”，很多中国人敢怒不敢言。霍元甲力挫外国力士，让中国人扬眉吐气。一时间，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上海各界纷纷邀请他及其弟子去传授武术，习武的热潮一时间席卷上海。

霍元甲的挚友农劲荪是中国同盟会会员。在他的启发下，霍元甲对武术有了新的认识。1910年，在农劲荪等朋友的帮助下，霍元甲在上海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（后改名为精武体育会），提出了“以武保国强种”的思想。从此，中国武者从讲求传统武德向武术救国的思想改变。

“创办精武会，霍元甲迈出了传统武者很难跨越的两步：一是打破家规，开始收外姓人为徒；二是把秘宗拳改为迷踪艺，让花哨的套路更实用。”刘永福说，在上海创办精武会，中国同盟会还有另一层深意：他们想借此训练出一支既有强健体魄，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新兵。遗憾的是，霍元甲42岁不幸去世，壮志未酬。

如今，在运河东光段，霍元甲武术公园已成为一道人文景观，吸引着游人的到来。公园正中，霍元甲的雕像巍然屹立，它背靠运河，目光深邃，其代表的侠义精神如滔滔运河水，长流不息。

仁义忠勇信 尚武侠义风

沧州尚武之风悠久而炽烈，人民自古以来尚义任侠，涌现出很多大侠、豪侠——

“铁壮士”丁发祥，性情安静，乐善好施，平时灌园种花，俨然一位隐士君子。外国两位大力士来到北京设擂比武，京城武者无人能敌。已是花甲之年的丁发祥用八极拳绝技战胜他们，被康熙皇帝钦赐“铁壮士”称号。

强瑞清，曾率同门师兄弟闯进匪窝，救出被强抢的30多名民女，荡平匪窝，为民除害。

“神枪”李书文，枪挑侮辱中国人的4名日本武道教官，打败在北京设擂的外国拳王。

“千斤神力王”王子平，在山东、北京、上海等地屡胜设擂挑衅中国人的德、美、英、俄等国大力士，为国争光，威震武林。画家齐白石为他写下“南山缚猛虎，深潭驱长蛟”，盛赞其高尚气节、深厚武功。

“侠魂”姜容樵，嫉恶如仇，爱憎分明。在天津看到殴打中国人的七八名外国人后，他上前劝阻。外国人不仅不听，还挥拳袭击他。姜容樵施展武功，打得他们东倒西歪、抱头鼠窜。后来才知，这几个外国人原本想设擂比武，被姜容樵一番教训后，再也不敢停留，灰溜溜地回国了。

……

刘永福说，一部《沧州武术志》，写不尽沧州侠士风。志中所载的武术大师，不胜枚举。关键时刻，他们挺身而出，书写了沧州武术除暴安良、扶危济困、保家卫国的侠义传奇。沧州武者多侠风，这得益于沧州武术以德为先的教育传统。

武师们将武德作为授徒传艺的准则和门规，讲究“未曾学艺先学礼，未曾习武先习德”。“这彰显了沧州武术的价值取向。”刘永福说，几千年岁月洗礼，“仁义忠勇信”已成为沧州武术文化的精髓。“仁”是与人为善，扶危济困；“义”是义薄云天，侠肝义胆；“忠”是忠心耿耿，忠义豪迈；“勇”是见义勇为，勇于担当；“信”是言行一致，一诺千金。

如今，行走在沧州街头，人们常常能看到授武传艺的习练者，年龄层次涵盖老中青。入夜，通臂螳螂拳传人李晓慧带着孩子们练功。运河畔的武馆里，汉画像《比武图》的石碑斑斑驳驳……侠义二字，早已化作这座城市的血脉与筋骨，在每一个沧州武者抱拳礼的掌风里，生生不息。

寻访 民间把式房

沧县曹庄子村——

七旬武师王振德自建农家武馆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4月7日，傍晚时分，沧县捷地回族乡曹庄子村一个普通农家院里，71岁的王振德穿戴整齐，静静地守在兵器架旁。不久，二三十名学生陆续赶来，安静的农家院一下子变成了热闹的演武场。

农家院里的武林天地

王振德的武馆因陋就简，但该有的训练设施、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一样不少，分列四旁。“曹庄子武术队”的旗帜挂在最醒目的位置，墙上贴满了孩子们参加各种武术比赛的照片和证书。

武术训练19时正式开始。但18时一过，孩子们就陆续来了，玩起了“抓鲤鱼”“背口袋”“跳大马”等各种民间游戏。王振德注视着孩子们，脸上满是笑意。他说，自己从小习武，老师们都特别严厉。可他觉得，游戏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在能量，其效果并不比单纯的训练差。所以，他特意在训练前加入了一段自由时间，任由孩子们在游戏中放松锻炼。

19时，训练正式开始。孩子们最大的十三四岁，最小的只有五岁半。他们按身高排成两列，进行踢腿、下腰等基本功训练。之后，孩子们开始练习武术套路。

“出拳如崩山！”在王振德的断喝声中，孩子们震脚发力。王振德穿梭其间，为某个动作不到位的孩子纠正动作，粗糙的手掌抵住稚嫩孩子的后背。这种手把手的指导，就是沧州武术最原始的传承方式。

家长担任“后勤总管”

“原来孩子们在我家院子里练武，后来我把院子搭起来，刮风下雨也不用担心耽误练功了。”王振德说。

武馆北就是王振德的四间房子。房前的台阶上垫了泡沫板，家长们坐在这里，其中就包括李显丽。在这里，除了学员家长外，她还多了一层身份：武馆的“后勤总管”。“王爷爷岁数大了，他把精力都放在教武上，武馆平时的事务，都是我帮着打理的。”李显丽说。采访当天，她正忙着为孩子们报名参加一场武术比赛。

李显丽的女儿从维佳4岁起就跟随王振德习武，如今10岁了，拳术器械都练得有模有样。“不光我，家长们都出人出力，大家都是一个想法：帮着王师傅把武馆办好。”李显丽笑着说，“王师傅把全身的功夫都教给孩子们，我们帮着跑腿算啥？”

演武场忽然爆发出阵阵欢呼，12岁的王姝涵刚完成一套精彩的刀法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围观的家长纷纷举起手机拍照。“学武不仅可以锻炼身体，还能磨炼意志。”王振德笑着说，“孩子们习武后，学习成绩都提高了。学校也特别认可孩子们学武术，还开展了‘武术进校园’活动。”

60年的武术守望

天气晴朗的日子里，王振德带着孩子们到村口运河边练武。

在运河边曹庄子闸旁边，正好有块空地，是练武的好地方。一把大铲在手，王振德演练得虎虎生威，令人惊叹。“60多年前，运河里还在跑船。我在漕船甲板上扎马步、练功夫。”老人抚摸着运河边的老树，不无感慨地说，“那时河水拍打着船帮，我们在船上练武，更考验基本功。我们练功时发出的呼喝声，和现在的孩子们喊得一模一样。”

六合拳、六合单刀、盘龙剑、小洪拳……孩子们逐一演练，程度不同，却都练得很认真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，孩子以前体弱多病，习武3年来再没住过院。运河的风掠过闸口，裹挟着孩子们稚嫩的“嘿哈”声传向远方。

代奕阔、杨嘉骏两个男孩儿表演的刀术引起了王振德深深的回忆。老人说：“当年师父教我练这套刀法时，运河里还跑着百艘漕船。现在虽然没有漕运了，但咱庄稼人的武魂不能断。”王振德说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永远在运河边教武、练武，这块不大的练武场能保存下来。

扫码看视频

▶老拳师王振德。

▼王振德在自家建起把式房，传授孩子们武艺。

《从沧州启航》摄影展在京举办

七个影像维度解码沧州

边志明 摄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4月3日，“《从沧州启航》镜观沧州·七维视界”摄影艺术联展，在北京国际摄影文华苑龙影廊开展。沧州摄影师们通过7个不同的影像维度解码沧州。

本次摄影展由著名纪实摄影家解海龙、沧州摄影师王剑江及北京龙影廊团队历时半年多共同策划，展示了王建新、沈砚军、张庆功、孙博育、赵连胜、董长峰等7位沧州摄影师的近百幅作品。展览采用传统摄影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形式，通过武术、杂技、运河、渤海、非遗、民俗、城建7个影像维度解码沧州，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时代脉动。在杂技图片展区，摄影师王剑江、赵连胜历时多年跟拍的《吴桥杂技》系列作品引发人们的关注。黑白影像中的每道光线似乎诉说着世代杂技艺人“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”的执着与坚守。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也各具特色。7个展区组合在一起，展示了沧州的地域文化肌理和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。

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感慨：“这些影像让非遗传承从抽象概念活起来了，展出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沧州的文化名片。”他还表示，7位摄影师的作品展现出基层摄影工作者的文化自觉。沧州市黑白艺术摄影协会会长王剑江介绍，这次摄影展是沧州摄影群体首次以集体面貌亮相首都的摄影展，不仅是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示，更是关于“影像如何赋能城市文化传播”的深度实践。

本次展览由龙影廊主办，北京国际摄影文化苑与沧州市黑白艺术摄影协会联合主办。

扫码看视频